

在城市生活快節奏的今天，許多中國人恐怕還不知道國際上竟還有個「慢城運動」，倡導返璞歸真的傳統生活方式。自世紀末至今，全球共有二十五個國家，被世界慢城組織授予「國際慢城」稱號，這之中也有中國的一個。

去年十一月，在「慢城」市長的牽線下，我國江蘇省高淳縣城鎮鎮「生態之旅」被授予「國際慢城」稱號，獲得世界慢城組織頒發的「蝸牛」標誌；最近，該縣縣長赴意大獲接受「國際慢城」的稱號授牌。這是中國首個「國際慢城」。

高淳縣地處江蘇省西南角，其西與南與安徽省交界。極遠鎮即極遠鎮，在高淳縣城（淳溪）東約三十公里處，介於高淳縣城與溧陽市區之間。該地有山有水，山清水秀，自然風光優美。改革開放後民眾都富裕起來進入小康，但別的地方特別是那些城市不同的，那裡民眾仍保持傳統的生活形態，民風淳樸，特別注重自然環境保護，追求綠色生活，無污染、無噪音、只聞鳥鳴花香；人們在工作或學習之餘，都悠閒自得自得其樂，似世外桃源，連婦女們洗衣服也不用自來水和洗衣機，就在池塘中用手工清洗……這就自然形成「生態之旅」區，讓旅人與當地人共享「慢」生活：沒有快餐店、大超市、機動車，隨意漫步在綠叢中。

### 仁杰

## 「國際慢城」東西走廊

# 「國際慢城」

「慢城運動」(與之相連的還有一個名詞奧維亞托的小城拒絕快餐店、霓虹燈方式。後來奧維亞托成為「慢城」的「範本」，許多放慢生活節奏的城市紛紛仿效，先風行歐洲，很快有六十多個城市加入「慢城」行列。據世界慢城聯盟的規定，獲評的城鎮(村莊或社區，必須在城市人口(五萬以下)、環境政策(反污染、反噪音、綠化等)、城市發展規劃、基礎設施(不設快餐區和大型超市等)、食品生產甚至青少年教育等方面滿足五十四項的具體規定。

慢與快是相對的。「慢城運動」是對現代文明快節奏生活的一種反叛，但它的興起卻有其合理性。慢的生活是需要「慢」，譬如細嚼慢嚥有利健康，旅遊更要優哉游哉而不要走馬觀花。慢也是一種文化，中國就有慢文化傳統，譬如太極拳。同時，慢又是一種社會和處事哲理，「欲速則不達」、「慢工出細活」，都是被實踐證明了的真理……富裕起來的民眾，都會嚮往「慢」生活。

# 溫流和《我們的堡》

許定銘



原名梁啓佑的廣東海豐縣松口堡人溫流(一九二至一九三七)是中國詩歌的後起之秀，他畢業於中山大學中文學院，讀中學時已發表文章，組織過綠天文藝社，加入中國詩歌會後，曾任《新詩歌》和《今日詩歌》的編輯，可惜因魚骨鯁喉，誤入庸醫之手，不幸英年早逝，只留下詩集《我們的堡》(青島詩歌出版社，一九三六)和《最後的吼聲》(詩歌出版社，一九三六)兩種。

《我們的堡》收詩二十二首，依性質分成五組，蒲風在序中說，溫流是來自農村的詩人，他親自目睹農村在封建社會劇烈的崩潰和轉變，農工人的生活陷入困境，貧富懸殊差距愈來愈大的事實，在詩人的心靈上烙下烙印，迫使溫流以淺白的筆調和可朗誦的形式，唱出了低下層貧民的抑鬱和苦況。

《我們的堡》是首一百三十行的長詩，述說了他家鄉小鎮松口堡幾十年來的轉變：原本生活平和的小鎮，人民歡樂地享受辛勞得來的豐收；然而，時代的巨輪帶來了所謂「文明」，洋貨、工廠、鐵路……表面是發展的因素，卻把資產從人民的手裡，轉移到資本家的口袋裡。《我們的堡》就是這樣的一首哀歌！

《我們的堡》，除了蒲風的序，扉頁是郭沫若的題箋，據目錄頁和書後的謝辭所見，還應該有「清楨」先生的五幅插畫，可惜的是，我的這本不似缺頁，卻也不見有插畫，奇怪！



他要去做個遊俠騎士，披上盔甲，拿起兵器，騎馬漫遊世界，到各處去獵奇冒險，把書裡那些遊俠騎士的行事一一照辦：他要消滅一切暴行，承當種種艱險，將來功成名就，就可以名傳千古。他覺得一方面為自己揚名，一方面為國家效勞，這是美事，也是非做不可的事。這可憐傢伙夢想憑雙臂之力，顯身成名，少說也做到個特拉比松達的皇帝。他打着如意算盤自得其樂，急要把心願付諸實行。他頭一件事就是去擦洗他祖傳下的一套盔甲。這套盔甲長年累月，在一個角落裡沒人理會，已經生鏽發霉。他用盡方法去擦洗收拾，可是發現一個大缺陷，這裡面沒有掩護整個頭臉的全盔，光有一隻不帶面甲的頂盔，他巧出心裁，設法彌補，用硬紙做成個面甲，裝在頂盔上，就彷彿是一隻完整的頭盔。他拔劍把它刺破，試試看是否結實而經得起刀劍，可是一劍砍下，碎一星期的成績都斷送了。他瞧自己的手工一碰就碎，大為掃興。他防再有這種危險，用幾條鐵皮重新做了一個，自以為夠結實了，不肯再檢驗，就當它是堅實的、帶面甲的頭盔。

譯文明快、流暢、洗練的特色無不滲透在每一句的字裡行間，這分明就是楊絳認真而細緻的點點功夫所致。翻譯家董衡巽曾問著名學者朱光潛教授：全中國翻譯誰最好？朱光潛稍加思考後，緩緩答曰：「就小說散文而論，當首推楊絳。」美酒醇，嘗一滴可知其甘；冰山闊，觀一角可知其大。今讀楊氏是節譯文，有誰不感嘆朱光潛教授的答覆非虛妄語乎？

今年七月十七日係楊絳先生百齡大壽喜日，筆者僅以此千字小文並詩一首向老人家表示虔誠的道賀與祝福。詩云：

萬里風鳴氣勢雄，妙筆生花四海驚。  
能探西域無窮趣，繪出華章映彩虹。

# 楊絳的「翻譯點煩」論

鄭延國



如果說錢鍾書的「化境」論是從理論上為翻譯開創了一種理想境界的話，那麼楊絳的「點煩」論則是從實踐上為翻譯開闢了一條可行之道。

楊絳在其所撰的《翻譯的技巧》一文中稱：

簡掉可簡的字，就是唐代劉知幾《史通》、《外篇》所謂「點煩」。芟蕪去雜，可減掉大批「廢字」，把譯文洗練得明快流暢。這是一道很細緻、也很艱巨的工序。一方面得設法把一句話提煉得簡潔而貼切；一方面得留神不刪掉不可省的字。在這道工序裡得注意兩件事。(一)「點煩」的過程裡不免又顛倒些短句。屬於原文上一句的部分，和屬於原文下一句的部分，不能顛倒，也不能連接為一句，因為這樣容易走失原文的語氣。(二)不能因為追求譯文的利索而忽略原文的風格。如果去掉的文字過多，讀來會覺得迫促，失去原文的從容和緩。如果可省的字保留過多，又會影響原文的明快。這都需譯者掌握得宜。

這便是人所共知的楊絳「翻譯點煩」論。竊以為，這短短二百七十一個字包含了四層意思：一是何謂點煩；二是點煩的目的，三是點煩乃一道不可或缺的工序；四是點煩的具體操作。顯而易見，「點煩」二字是學識淵博的楊絳從唐代史學家劉知幾那裡借來的，顧名思義，便是「簡掉可簡的字」，其目的是使譯

文明快流暢、洗練淨潔，但卻是一項艱巨而細緻的工序，運作起來必須格外「留神」。首先，不能因為點煩而「走失原文的語氣」；其次，不能因為點煩而「忽略原文的風格」。換言之，就是要做得恰到好處，正所謂：點去一字不嫌其少，留下一字不厭其多。

楊絳不僅從理念上標舉出翻譯點煩論，而且盡力踐行，並取得了極大的成功。其所譯世界文學名著《堂吉珂德》即是一個突出的明證。是譯初本凡八十餘萬字，楊絳經過一番認真地點煩，一舉去除十萬字，形成了七十餘萬字的定譯本，於一九七八年由人民文學出版社梓行，首印便是十萬套，眨眼間即售罄，由是諸多榮耀滾滾而來，先是獲「全國優秀外國文學圖書獎」，接下來又獲「西班牙國王勳章」。而最令人感慨不已的是一九七八年六月十五日，楊絳受邀出席歡迎西班牙國王、王后的宴會。宴會上鄧小平將楊絳翻譯的《堂吉珂德》贈送給國王、王后，且向他們介紹了正在一旁的譯者楊絳。隨後，鄧亦與楊握手，並親切地以四川話問道：楊絳哈時候譯的此書？楊則以恬澹的吳音答道：譯到今年才出版呢！楊絳譯此書慘澹經營長達一十八年，豈能在握手的頃刻間向這位扭轉乾坤的大忙人敘說得明白？由是只能以短短幾個字來替代自己十餘年的血和淚了。

筆者曾拜讀過楊絳翻譯的《堂吉珂德》，深深為其精湛的譯藝所折服。現不妨從是譯第一章擷出一節作為例證：



亭亭玉立

(攝影) 李增元

## 文化什錦

# 世說新語

段懷清

《儒林外史》中有這樣一段文字：

又坐了一會，唐二棒推道：「老華，我正有一件事要請教你這通古學的。」

虞華軒道：「我通什麼古學！你拿這話來笑我。」唐二棒推道：「不是笑話，真要請教你。就是我前科僥倖，我有一個婿，他在鳳陽府裡住，也和我同榜中了，又是同榜，又是同門。他自從中了，不曾到縣裡來，而今來祭祖。他昨日來拜我，是『門年愚侄』的帖子，我如今回拜他，可該用個『門年愚叔』？」虞華軒道：「怎麼說？」唐二棒推道：「你難道不曾聽我？」我舍任同我同榜同門，是出在一個房師房裡中的了，他寫『門年愚侄』的帖子拜我，我可該照樣還他？」虞華軒道：「我難道不曉得同着一個房師叫做同門！但你方才說的『門年愚侄』四個字，是鬼話，是夢話？」唐二棒推道：「怎的是夢話？」虞華軒仰天大笑道：

「從古至今也沒有這樣奇事。」唐二棒推道：「老華，你莫怪我說。你與世家大族，你家發達的老先生們離的遠了，你又不曾中過，這些官場上來往的儀制，你想是未必知道。我舍任他在京裡不知見過多少大老，他這帖子的樣式必有個來歷，難道是混寫了？」虞華軒道：「你長兄既說是該這樣寫，就這樣寫罷了，何必問我！」唐二棒推道，「你不曉得，等余大先生出來吃飯我問他。」

這段文字中的「門年愚叔」和「門年愚侄」兩個新造語，讀起來雖怪僻，卻有滑稽諷刺之效。那些裝着面孔的讀書人的假道學與假斯文，大概從這裡可以窺見一、二斑。

說到這種「濫造語」，有時不免覺得有些好笑。之所以說好笑，是因為我自己就碰到若干次類似經歷。

有一次回覆一個自重慶發來的電子郵件，我在名字落款後照例寫上了「滬上」二字，意思是說郵件書寫地點是在上海，別無他意。我原在杭州謀生時，所有往來回覆郵件，落款處都會寫上「華家池」三字，意思是我當時寄居於此。現在遷來滬上，住所周圍別無所長，倒是有了一條地鐵線不遠，總不能說「於地鐵線附近」吧，所以就只好寫上「滬上」，這既是自己的一種習慣，多少也算是一種古風吧。

我沒有想到的是，回覆郵件中在寫者名字後面，亦署上「滬上」，大概是照葫蘆畫瓢，看到我的郵件中有這麼一「滬上」，回覆中自然不能少了「滬上」。一來一往，這「滬上」「滬上」倒亦有君住江之頭、我住江之尾的意思在，還不算多離譜。只是這「滬上」「滬上」算不算語文家們所謂的「濫造新詞」，就管不了那麼多了。

說到這裡，倒想起女兒小時候製造的一個類似笑話。那時候女兒還小，有時候在回覆友人的問候中不免屢屢提到她。每次提到，總說是「小女孟姝」。女兒問為什麼是「小女」，我答「此處之『小』，有情感上親密愛暱之意，並不完全是指實際年齡。」女兒一聽，馬上說那我以後可以跟別人稱呼你為「小爸懷清」了。我和妻子在一邊聽了不禁噴飯。

這難得的閒暇和寧靜，似乎在熟悉和陌生中遊走，在記憶和現實中遐想。

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孫中山在北京病逝，遵照孫中山生前歸葬南京東郊鍾山之遺願，國民政府決定建造中山陵，一九二九年六月一日，孫中山的靈柩經過這條路送往中山陵進行安葬，兩排的梧桐樹目睹了那一難忘的歷史時刻，算起來，這條路上的法國梧桐的樹齡已有八十年以上，也是中山陵景區的第一道風景。

梧桐又是最知季節時候的樹種。每年深秋，兩路的梧桐葉逐漸由綠變黃，「梧桐一葉落，天下盡知秋」，金秋季節，秋風吹動之時，金色的梧桐葉就在空中飛舞，在紛紛揚揚的落葉裡，感受到一種濃濃的秋意，而心境又倍之感到澄澈。

朱秀坤

# 開胃通竅三臘菜

## 飲食男女



三臘菜的做法其實不難，將風乾的臘菜切成細末，切鹹菜一樣，加了油、鹽、薑末，用文火慢慢炒，不必炒熟，半熟即可。熟透時，攪攪，涼透，拌上麻油，和切碎的蘿蔔乾，再裝瓶，用那種玻璃質地裝瓶，用那時候的三臘菜，呈青綠色，有些微黃，點點白色卻是細碎的蘿蔔乾，挺好看的，想吃了，挖一小碟，就着白米粥、紅豆粥、呼嚕之後，兩碗就下了肚。特別在春節前後，魚肉葷腥吃膩了，能有這樣一小碟三臘菜，搭搭筷子，解酒通腸，祇察開胃，據說長期食用，還有疏肝理氣，明目健食之功效，真好！

三臘菜亦是極佳的下酒菜，相傳大文學家施耐庵就酷愛這鄉土風味，稱其為「開胃通竅三臘菜」，鄉賢施耐庵在施家橋寫《水滸傳》時，最喜一邊吃着三臘菜，一邊構思筆下的人物。

三臘菜嚼在嘴裡嘎吱嘎吱的，清脆，香甜，又有一股微微的麻辣味。不用說是很爽，食慾大振。不過不能貪食，吃多了，便會有股辣氣直衝鼻孔，不覺眼中已是淚光盈盈。我因為喜歡吃三臘菜，有時忍不住就多吃了一點，常常會領教到三臘菜的麻辣滋味。不過有個傷風感冒的，待得滿頭大汗時，鼻子也透氣了，呼吸也暢快了，傷風之類也就好了。再吃上兩碗溫熱的山芋粥，感覺怕早好了。

我喜歡吃三臘菜，或許以為稀為貴吧。偶有人家還是喜歡做一盤，嘗嘗那種粗野風味，很是不錯的。過後想來，鼻孔中穿出一股股麻辣辣味，也許就是胸中的濁氣吧？誰說鼻子受罪，眼中蓄淚，口裡麻辣得絲絲的，但是心胸之間的濁濁之氣則能盡情釋放，人也馬上會倍感舒爽，全身輕快。有意思！

# 溫家寶唱印尼民歌

## 人與事

中國總理溫家寶在出國訪問期間通常會在交談中或演講時援引中外詩句。這回訪問印尼，卻別開生面，總理與印尼大學生齊唱印尼歌曲，給印尼留下了動人的親切感。溫總理是於四月二十九日上午造訪雅加達著名高等學府阿拉扎大學的。在觀看學生表演節目時，總理與學生們合唱印尼民歌《哎喲媽媽》(Ayo mama)，贏得了全場熱烈的掌聲。

溫總理告訴大家，他年輕時就知道印尼這個國家，已會唱印尼一些著名歌曲，例如《哎喲媽媽》和《寶貝》(Butet)。

的確，從五十年代起，中國內地就在傳唱許多外國名曲。新華書店的書架上經常陳列着各種像《外國名歌200首》一類的歌書。印尼歌曲《寶貝》、《哎喲媽媽》、《梭羅河》及其他國家的歌曲如《鴿子》、《西波涅》、《拉茲之歌》等曾在內地風靡一時。「文化大革命」之前，北京廣播電台幾乎每個星期上午九時前後播放一些外國歌曲。女高音歌唱家劉淑芳一曲《寶貝》所向披靡，幾乎征服了所有聽眾。「文化大革命」一降臨，外國歌曲全被打入「地下」，連一度眾多人高唱入雲的蘇聯「紅」歌也未能倖免於難，直至浩劫過後，番邦異鄉之音才重回耳際，流傳至今。

來自印尼馬魯古群島的印尼文《哎喲媽媽》共有兩段歌詞，但刊於中文歌集或已唱開的多為第一段。而第一段又有兩種中譯版本見諸坊間，分別如下：

哎喲媽媽  
河裡水姪是從哪裡來

是從水田裡遊進河裡來  
甜蜜愛情是從哪裡來  
是從那眼睛閃入我心懷  
哎喲媽媽請你不要對我生氣  
哎喲媽媽請你不要對我生氣  
哎喲媽媽請你不要對我生氣  
年輕人相愛是很平常的

如用信達雅的要求來衡量這篇中譯，確實已臻信達的地步，例如lintah這個印尼詞語，譯成水姪是準確的。有的版本譯成青蛙，應屬強加或杜撰。上述整篇譯文可說忠於原文，可惜失之順暢，唱起來有點拗口。

第二篇的譯文如下：

哎喲媽媽  
河裡青蛙從哪裡來  
是從那水田向河裡來  
甜蜜愛情從哪裡來  
是從那眼睛裡到心懷  
哎喲媽媽，你可不要對我生氣  
哎喲媽媽，你可不要對我生氣  
哎喲媽媽，你可不要對我生氣  
哎喲媽媽，你可不要對我生氣  
年輕人就是這樣相愛

整篇譯文唸起來或唱起來都容易上口，相當流暢。「青蛙」一語另當別論。

## 天南地北



# 南京梧桐

海諾

在古都南京，滿眼碧綠的梧桐是一道亮麗的風景。南京的梧桐舒展大氣，高大茂盛，氣度不凡。春天到梅花山去看梅花，秋天到棲霞山去賞楓葉，冬天到玄武湖去看雪景，而南京的梧桐一年四季都有它獨特的風景。春天它綠意盎然，使滿城一派春色；夏天它綠蔭婆娑，給路人一片清涼；冬天它挺拔兀立，漫天的飛雪讓它自成另一番美景。在古城的背景下，南京的梧桐與這個城市密不可分，相得益彰，給人們留下了強烈的印象，讚嘆它粗壯挺拔的樹幹，繁茂舒展的樹冠，讚嘆它似一條綠色的長廊，濃蔭覆蓋，蒼翠盎然，生機無限，增添了南京都城的勃勃生機。很多人把梧桐樹和對

南京的美好印象緊緊聯繫在一起。

南京的梧桐是懸鈴木的一種，因葉子酷似梧桐，人們誤以為它是梧桐，當年一名法國人將樹種帶到上海，在霞飛路種為行道樹，後來成了綠蔭一片，中國人將其稱為「法國梧桐」。民國時期，在迎奉孫中山先生靈柩的路兩側遍植梧桐，主次街道，大街小巷都以梧桐作為綠色的樹種。僅陵园路就栽植了一千多棵，每株高三點四米左右，株距為六點六米。因此，也有人說南京的梧桐樹根植於民國文化，成為眾多民國遺存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每一次去南京，行走到梧桐樹下，都會對這個城市發出由衷的喜愛。給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從中山門通行到中山陵的那段路，兩排法國梧桐粗壯魁梧，鬱鬱蔥蔥，一直向前延伸，獨自享受